

罗贯中研究

羅 學

罗贯中学会 编

胡世厚 郑铁生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年·郑州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韩良会 王琳玉
主任 刘世德
副主任 胡世厚 白晋虎 范光耀 沈伯俊 关四平
郑铁生 杜贵晨 王玉国 王益庸 李德书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保玉 王增斌 田同旭 刘永成 孟繁仁
罗二栋 罗朝宇 柏俊才 郭维忠 高中昌
夏 薇 康守勤 啜希忱

主 编 胡世厚 郑铁生
副 主 编 康守勤 啜希忱
编辑部主任 刘永成
副 主 任 任小军
编 校 陈晓春 刘亚峰

编辑部地址：清徐罗贯中研究会(县文联)

邮箱：qxlgzyjh@163.com

电话：0351-5726094

羅貫中不朽

劉世德





参加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第一届学术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



2014年11月20日“第二届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文化富阳高峰论坛”在浙江富阳召开

卷首语

《罗学》第四辑和大家见面的时候,虽然是一本刊物,但却凝聚着国内学人对它的关注和爱护,包含着编辑部不同流俗的立意和用心,也体现着清徐县党政领导和地方学者的努力和坚守。这一期亮点颇多,略述几语。

首篇《清徐罗贯中研究三十年》一文,概括了他们对罗贯中故里的学术考证,扫描了多次承办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的盛况,总结了他们多方位多层面的对地方文化的挖掘和弘扬。概之,这就是三十年来对这块热土文脉的守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地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个性化带有地方性特色的一部分。所以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整理、坚守、挖掘地方传统文化。清徐罗贯中研究会数十年的奋斗正是为了这一点。今年三国演义地方联谊会成立了,无疑将会推动三国演义地方文化的进展。

《关于美国藏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是资深学者陈翔华先生撰写的。他尤擅三国演义版本学,该文指出: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的这个版本“是明万历间建阳书坊刊刻的一部颇有研究价值的简本”。文中不仅论述了该藏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展示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一个可操作的模式,很值得借鉴。

齐裕焜先生完成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水浒研究学史之后,特意为我刊撰写了《我是怎样写作水浒学史的》,以及冯汝常撰写的《近五十年来〈水浒传〉研究阐释述评》,都是这个项目的成果。《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史的写作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然而敢于攻坚、领衔的学者甚微,齐裕焜先生完成的《水浒学史》是这个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其贡献不言而喻。榜样在前,让我们在这拓荒的学术领域取得更大的作为。

《〈三国戏曲集成〉编目(下)》向我们披露了一个信息:《三国戏曲集成》即将杀青,付梓出版。这是以胡世厚先生为主编奋斗数年而完成的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的文献成果,是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基础学术工程,嘉惠后学,德泽学界。《〈三国戏曲集成〉编目(下)》包含三国戏晋剧目录,王增斌教授的《论山西地方戏中的“三国戏”》便是为《三国戏曲集成·山西地方戏》卷所写的前言,也是围绕《三国戏曲集成》所作的子课题。从齐裕焜、胡世厚先生分别担纲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体现出老专家自身的使命感、带领中青年学者所发挥的团队精神,推进了罗学的发展,是十分可喜的。

《罗学》创刊以来,有一个始终保留栏目《访谈·回忆》,记述了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老学者、老专家,以志守望文脉,不忘先辈学人。这一期以回忆朱一玄先生为主,著名学者宁宗一先生在回忆文章《朱一玄先生对我们的意义》中指出:“在一玄先生的百岁大庆时,来参加朱师百岁庆典的人应当说都是您老人家的学生,都是后生晚辈。我又想,不仅仅是70后、80后或90后,即使是我这样历经沧桑的八十三四岁的老翁,要想读懂恩师一玄先生这一代人的这一部人生大书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常说的‘阅读人生’,可能更重要的是,先把我们前辈的人生多多阅读,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就朱先生学术突出贡献,石钟扬教授撰写了《朱一玄开创的中国小说史料学》,与朱先生晚年交往甚密的学生陈桂声教授主笔《朱一玄先生与〈三国演义〉》,朱先生忘年的老朋友沈伯俊、胡世厚所赋的诗歌,总之,是一组文情并茂、史论相兼的好文章。

最后,有一则消息: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第一次学术会议上形成了“镇江共识”,即开创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学术会议的模式。这既显示了三十年来地方三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积淀、勃发,又感受到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举办学术会议的新模式必将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丰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学术会议是对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三十年历程的最好的诠释。

目 录

卷首语

研究·发现

罗贯中研究

- 清徐罗贯中研究三十年 陈晓春 (1)
- 罗贯中以蜀为正统 董志新 (7)
- 罗贯中续《水浒》说述评 莫其康 (13)

罗氏著作综论

-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文化差异浅析 梁中效 (29)
- 《三国》《水浒》“听出来的场面”描写及其来龙去脉 石 麟 (41)
- 读《三遂平妖传》札记三则 宋培宪 古 今 (49)
- 《水浒传》中清徐乡愁解析 罗朝宇 (56)

《三国演义》研究

- 关于美国藏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 陈翔华 (63)
- 襄阳习氏与三国及诸葛亮的关系 裴 伟 (79)
- 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不早于元至正二十三年 张 真 (83)
- 小议郭嘉 张见素 (95)

《水浒传》研究

- 我是怎样写作《水浒学史》的 齐裕焜 (101)
- 从《说岳全传》、《说唐全传》看《水浒传》对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
..... 张弦生 马 达 (106)
- 《申报》所见《水浒传》鲁西文化考论 章 琦 (118)
- 近五十年来《水浒传》研究阐释述评 冯汝常 (126)

三国戏研究

- 《三国戏曲集》编目(下) 南 枝 (142)

论山西地方戏中的“三国戏”	王增斌 (151)
略论明代三国戏	杨 波 (165)
在演义与教化之间	卫绍生 (174)

访谈·回忆

朱一玄先生对我们的意义	宁宗一 (184)
朱一玄开创的中国小说史料学	石钟扬 (190)
朱一玄先生与《三国演义》	陈桂声 付善明 (199)
怀念朱一玄先生(诗六首)	沈伯俊 (208)
贺朱一玄先生百岁寿	胡世厚 (212)

书评·札记

曹操墓散记	诗 工 (213)
石大安与《水浒英雄赞——诗书画印珍集》	北 草 (216)
五虎忠骨今何在	啜希忱 (218)

文博·遗产

周瑜故里今安在	李卫生 (222)
西川三国文化“5·12”大地震后重建的文化景观	李德书 (228)

信息·补遗

全国市县三国研究机构第一届学术会议在镇江隆重举行	王玉国 (233)
“天下水浒—泰山学术与旅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述要	王守亮 (235)



清徐罗贯中研究三十年

陈晓春

清徐，罗贯中故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县从学术研究入手，探寻文化产业的发展，着力打造贯中文化品牌，积极开展贯中文化研究，走出了一条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道路。

史籍探幽——揭开罗贯中生世之谜

我国章回体小说的开山鼻祖罗贯中一生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特别是“陈叙百年，概括万事”的《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见高儒《百川书志》），成为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罗贯中，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才由世俗俚语登上了长篇巨著的殿堂，强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文化的蓬勃发展，以致穷乡僻壤，妇孺皆知。罗贯中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瞩目的历史文化名人，其身世籍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的元末明初，小说被视为“倡乱”“倡盗”的“反书”，被严查、禁绝、封杀。小说的作者不仅被一些所谓的“正统文人”鄙视为“下九流”，而且被当朝统治者视为“乱臣贼子”。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不株连九族，他们只能隐姓埋名，更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籍贯身世，所以罗贯中的籍贯就成了后人难以解开之谜。自20世纪30年代初郑振铎发现元末明初贾仲明（一说无名氏）所著的《录鬼簿续编》后，罗贯中“太原说”得到了学术界大多学者的认同。

1984年，致力于探寻罗贯中籍贯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在元代后期文坛大家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十中，发现了一篇题为《题晋阳罗氏族谱图》的文章，从而获知元代后期在太原居住着一个可能“由蜀迁晋”的罗氏家族。于是，孟先生开始了对元代后期太原管辖的包括清徐、祁县在内的罗氏聚居村庄的走访调查。1986年6月，孟繁仁到清徐县志办查访。此时，县志办正广泛收集县志资料，时任县志办副主任的郭维忠先生陪同孟先生在清徐县大北村找到了五大部珍藏的《罗氏家谱》。孟、郭二人仔细研究了《罗氏家谱》后，于



1988年在《文学遗产》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的论文,提出了谱中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次子即罗贯中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一时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致函、著文,向作者询问、祝贺,有的甚至向作者提出补充意见,认为罗贯中的族名应为“罗才本”云云。1991年,《文学报》刊文评述。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作了报道。

清徐县四大班子领导一贯关心和支持我县的罗贯中研究工作。为了吸引更多关心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文学爱好者参加到罗贯中籍贯、生平、作品的研究中来,引发更多有说服力的文章,给罗贯中籍贯太原清徐说以更多的支持和佐证,1990年清徐县政协在《清徐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全文转载了孟繁仁、郭维忠的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谈论《三国演义》、研究罗贯中成为清徐人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建馆立会——奠定罗贯中研究基石

1991年,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山西古典文学学会的指导帮助下,在清徐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成立,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范光耀任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山西古典文学学会、山西大学文学院等27个单位致函致电祝贺,冯其庸、柳倩、胡富国、姚奠中、王留鳌、张一、曹中厚等名人、领导为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题写了牌匾、题词。清徐作为罗贯中故里得到了学术界与社会的认同。清徐罗贯中研究会成员纷纷撰写论文,开展对罗贯中及其著作的研究。

1999年9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清徐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在清徐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以及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90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在清徐召开,是因为孟繁仁曾考证罗贯中的祖籍在清徐。”(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胡世厚语。)参加会议的海内外学者共向会议提供论文67篇,从中选出49篇,集结为《〈三国演义〉与罗贯中》文集,我县郭维忠、焦树志、贾凝祥的论文《罗贯中著作方言词语考析》被选入论文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太原日报》等多家报纸对会议进行了报道;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香港罗氏宗亲会会长罗林万技、副主席罗德雄等单位和个人向大会发来贺电。

2000年,由清徐罗氏第二十一代传人罗二栋先生融资筹建的、占地4500平方米、主要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的“罗贯中纪念馆”在城北风景秀美的清泉湖畔建成。在2001年5月28日清徐县罗贯中纪念馆落成典礼大会上,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先生曾公开表示,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在未发现新的历史资料前,罗贯中是清徐人,不应该有怀疑。”

2002年初,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指导帮助下,“中国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资料中心”由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筹建;同年8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资料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到目前,资料中心已收集到有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学术研究的各种版本、专著书籍800余册,各种论文1000余篇,其他实物100余件。同年8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与清徐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研讨会”在清徐召开,来自全国和海内外的40位专家、学者参会。会中收到论文30余篇,从中选出23篇编为《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论集》,我县文学爱好者共向会议提交论文8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新建颇多,从不同角度对罗贯中籍贯清徐说进行了论证,使罗贯中籍贯太原清徐说有了更深厚的基础,获得了海内外不少研究者的肯定。

扎实推进——揭开罗贯中研究新篇章

2003年罗贯中研究会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中国第十六届《三国演义》学会年会暨“黄鹤楼与三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县陈晓春撰写的论文《关羽与晋商》入选《黄鹤楼前论三国》。2004年参加了在四川省绵阳市举办的中国第十七届《三国演义》学会,2009年参加了在河南许昌召开的全国第十九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同年参加了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年会,2010年我县应邀组团参加了江苏省镇江市召开的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我县陈晓春撰写的论文《从百姓的角度看魏蜀吴三国的成



功与失败》入选《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领导组进行了改选增补,我县原人大主任、罗贯中研究会会长范光耀当选为学会理事。我们与全国知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拓宽了视野,积累了经验,收集到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妥善保管,充实了罗研会的资料中心。这些会议的参加,说明我县罗贯中研究会在全国的影响在不断增强。有些学者提出了“罗学”的问题,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已延伸到罗贯中研究的更多领域。作为贯中故里的清徐对罗贯中的研究一直在深入进行。为迎接全国第二十一届罗贯中暨三国演义学术会议的召开,罗研会围绕“罗学”,集中县内学者进行了多次的探讨与商榷,紧紧围绕三国人物、计谋、战争、战略等,进行深入研究,对罗学研究争取做出更多的贡献。

随着社会各界对罗贯中研究的深入发展,罗贯中这个光辉的形象在电视、戏剧上活跃起来。1996年,梁枫撰写的剧本《罗贯中》被拍成8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2002年央视4套《走遍中国》栏目摄制了罗贯中专题片。2009年,在我县罗贯中研究会的精心指导下,山西省清徐县贯中晋剧团精心编排演出了新编历史剧《罗贯中》,在全省城乡演出,得到了广泛好评。

2005年县罗贯中研究会与政协文史委收集整理了我县各界人士对罗贯中研究的论文、诗词、楹联近60篇,编辑出版了《罗贯中研究专辑》,从论文、遗迹、诗文、歌赋等方面揭示了我县贯中文化的深广蕴意,展示我县贯中文化的绚丽画面,反映了我县罗贯中研究状况。罗氏后裔十分重视对《罗氏家谱》的研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习,他们收集了罗氏家族的大量文物史料,四处走访调查,积极撰写论文进行发表。

2010年1月,我县在醋都广场建成了罗贯中铜像。塑像为青铜质地,像高6米,基座高2.7米。塑像后部还有长21米、高3米,反映三国文化的浮雕。2010年1月8日,清徐县委政府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落成仪式。贯中铜像巍然屹立于清徐广场,成为清徐人民的骄傲,成为清徐的文化地标。弘扬贯中文化、打好贯中牌,这是我县文化强县,让清徐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举措。

为迎接2011年在清徐召开的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我会联合太原市楹联家协会举办了全国“贯中杯海内外有奖征联”大赛。大赛以罗贯中塑像、罗贯中纪念馆、罗贯中著述、贯中故里清徐为主题,共征集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专家学者的联作4000余副,评出一等奖2副,二等奖3副,三等奖6副,优秀奖30副,弘扬了贯中文化,增强了贯中故里清徐在海内外的影响,体现了清徐魅力。同时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罗研会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罗贯中全集》和《罗贯中研究》1、2集,为深入开展罗贯中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

2011年9月24至26日,《罗贯中全集》与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



讨论会在我县胜利召开。会议共收到全国各地及香港、韩国 100 余名专家学者的 112 篇论文。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的专家学者 127 人出席了会议, 90 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会议出版了《罗贯中全集》《罗贯中与山西》《罗贯中传奇》《罗贯中全集与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套书籍。特别是《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是长期以来作品流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交融、推进、积淀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版不仅具有文献整理和文化传播的意义, 而且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当代学术史结出的硕果, 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盛事。

2012 年 6 月 9 日, 在中国罗贯中研究会会长刘世德先生的倡导下, 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联合由清徐罗研会、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富阳市三国演义学会、四川绵阳三国演义学会发起的罗贯中研究座会在清徐举行。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副会长胡世厚参加了会议。会议研讨建立罗贯中研究网站、罗贯中研究刊物等事宜, 推荐了研究员, 并成立了罗贯中学会, 揭开了我县罗贯中研究的新篇章。

我们建立了罗贯中研究信息网, 网页分新闻浏览、罗贯中故里、籍贯考究、罗学研究、罗学学刊、学者专栏、资料中心、趣闻轶事八大版块。网站为广大罗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 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喜欢与支持。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出版了三辑《罗学》学刊。

2010 年, 清徐县罗氏公会正式挂牌成立, 罗氏后裔百余人参加了公会, 并坚持对罗贯中先生生日诞辰的祭奠, 组织罗氏整修了罗氏祖茔, 他们积极参加全国罗氏的重要活动, 考证了清徐罗氏与全国罗氏的渊源, 有力推动罗氏家族对其宗族的研究。

为弘扬贯中文化, 打造贯中文化品牌, 从而促进我县罗贯中研究工作向多角度、多方位、高水平方向发展, 县内大量产业以贯中命名。贯中大桥、贯中剧团、贯中大厦、贯中洗衣液、贯中牌老陈醋……广泛渗透于清徐人民的生活中。

同时, 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不断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发展会员 50 余人, 特别是将中青年研究人员吸收到队伍中去, 并多次召开会议, 鼓励引导罗研会成员老会员帮新会员, 不断挖掘新素材、探究新领域, 多角度、多方位围绕“罗学”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县内包括罗氏后裔在内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纷纷提笔著文, 研究罗贯中、研究《三国演义》、研究《三国演义》与地域文化、研究罗贯中其他著述, 一些研究文稿不时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稿虽都出自非专业人员之手, 但作者认真执着的精神, 朴实无华的文风,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得到了社会各界甚至许多专家、学者的赞扬、肯定。

“探迹穷幽隐, 深渊可得珠。”这是姚奠中老先生对我们的鞭策与鼓励, 也是姚老寄予我们的期望。作为罗贯中故里, 我们既深知对于罗贯中的研究工作任



重而道远；也深信，有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支持帮助，有县委、县政府作我们的坚强后盾，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一定会继续发扬认真、执着的精神，再接再厉，艰苦求索，推动“罗学”的研究与发展。

（作者单位：清徐县罗研会）



罗贯中以蜀为正统

董志新

现在传播很广泛的有关毛泽东评价罗贯中《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一段话，可能有误传误读的方面，有必要给予疏通辨析，正本清源。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把关注点投向它的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其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1958年5月28日，毛泽东给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送去一套范晔著的《后汉书》，希望林克也能研究点历史。后来，他又前前后后关照林克可以读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并对林克说：

两汉史中高、文、景、昭列帝较有意思。东汉史两头均无太大意思，只有光武帝可以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视汉室为正宗，也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①

第二年的二三月间，由郭沫若和翦伯赞首先发起了为曹操翻案的评论热潮，毛泽东读了2月19日《光明日报》上翦伯赞评论曹操的文章后，又对林克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方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②

毛泽东两次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写作社会背景的评论，贯彻了相一致的思想观点，指出了罗氏思想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影响。寥寥数语的评论可谓言约旨丰，引发我们联想好多问题，比如什么是“司马迁的传统”？什么是“朱熹的传统”？罗氏怎样继承了朱夫子的传统？罗氏怎样以蜀为正统？为什么以汉室为正宗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等等。搞清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品味《三国》的奥妙和意蕴,也有助于我们对《三国》一书作者立场和作品主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阅读欣赏。

毛泽东论罗贯中这两段话,较早披露于林克的回忆文章《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此文后来收入了《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一书。林克的回忆文章《忆毛泽东学英语》有相同的记载,该文编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后,研究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专家学者们多有引用,传播广泛。笔者手头十数种书籍引证此语,多出于此。

对这两段文字,笔者曾反复玩味,揣摩再三,总觉得其中“司马迁的传统”一句,或传写有误,或刊刻失校,而应该是“司马光的传统”。

其一,说“司马迁的传统”,于历史事实上讲不通。司马迁有史学著作《史记》,司马光有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朱熹有史学著作《通鉴纲目》。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人,早于三国时代三百余年,他的《史记》一书不可倒转时空臧否三百年后的蜀汉或曹魏。在“拥刘”还是“拥曹”这个问题上,罗贯中无法向他继承什么。而产生于北宋时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时的《通鉴纲目》却恰好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对立的立场观点,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光的以魏为正统,而是继承朱熹的尊刘为正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在历史事实上讲得通,也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说“司马迁的传统”,不符合《三国演义》作者的创作实践。今天 we 看到的《三国演义》文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首创于罗贯中,修改完善于毛宗岗。罗、毛二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具有较强民族意识和民主倾向的学者。尤其是毛宗岗,其尊刘贬曹、帝蜀寇魏的主观创作意图更为明显,他评点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于篇首写作了《读三国志法》,开宗明义就说: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③

紫阳即朱熹。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蜀汉为正统,以吴、魏为僭国,以晋为闰运,而这种皇权正统观念是师承朱熹,视其《通鉴纲目》“以正统予蜀”为“正”,相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持批判态度,视其“以



正统予魏”为“误”。在罗贯中和毛宗岗的思想视野里，并没有出现司马迁的影子。在毛宗岗的上述评点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评论罗贯中思想观点的历史渊源，只要把两段话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以《通鉴纲目》为误，而以《资治通鉴》为正的。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少年时代就熟烂于胸并保持终生兴趣的；对古人评点《三国演义》的情况也是熟悉的，1948年4月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就注意到《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批注“是好的”。写在《三国演义》之首的《读三国志法》他应该是关注过的。

其三，说“司马迁的传统”，对毛泽东评论罗贯中的思想主旨解释不通。近些年，笔者所接触的十数种欣赏、解析、阐述毛泽东评论罗贯中的研究专论，其中绝大部分对“司马迁的传统”没有解释，只有一两位专家对此有自己的分析，试举一种：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稽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封建伦理下，他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陈胜、吴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识。

如果一般地解释司马迁《史记》一书所体现的史学传统，这段话应该说是合理的。但这段话的核心说的是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那么，与此相对立的朱熹的史学传统就应该是“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显然与毛泽东谈话的思想主旨不合。毛泽东谈的是两位史学家皇权正统观念对罗贯中的影响，具体说就是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到底是继承了那位史学家的皇权正统观念。朱熹“以蜀为正统”，另一位史学家应该是“以魏为正统”的。可司马迁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沿着“司马迁的传统”来解释毛泽东的谈话主旨，就偏离了毛泽东本来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毛宗岗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这样讲，于历史事实，于《三国》作者的创作实践，于毛泽东的谈话主旨，都是讲得通的。改“迁”为“光”，是合理的，一通百通。

对待三国中曹、刘两大政治集团持什么态度，这表明了《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形成这种政治思想倾向，有其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首先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或“尊曹贬刘”，或“尊刘贬曹”，都